



□钟杨

讲述苏州九项传统非遗的纪录电影《天工苏作》，是苏州非遗和故事首次登上大银幕。上映后很多观众点赞说，原以为“苏作”离自己很远，没想到这么近，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背后积淀了多年的精湛技艺，也传递了精雕细琢的匠人精神，它值得“被看到”。

雅、精、细、巧，是苏作的共性特征。明清时期，苏州民间手工艺占全国手工艺半壁江山，民间视苏作为时尚，凡苏作名家，工价昂贵，传世之作，更是悬重价而不可得。宫廷视苏作为珍品，故官博物院馆藏文物中，明清苏作占有很大比例。当今，传世苏作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，现代苏作也频频亮相国际舞台。

不少观众看完电影表示，90分钟的《天工苏作》堪称“线上展馆”。的确，从《天工苏作》中可以看到很多精美的传统技艺。导演孙曾田说，影片从琳琅满目的苏州传统工艺门类中，撷选了灯彩、核雕、宋锦、明式家具、苏式船点、苏绣、香山帮建筑营造、缂丝、玉雕九项典型的苏州传统工艺。

《天工苏作》就像一座线上的非遗博物馆。片中，12位主人公不同年龄、不同阅历、不同领域、各攻其巧，但是手里、眼里都写着同一句话：以一生坚守一艺。

把非遗拍成电影，会有多美？

2014年，苏州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创意城市网络”，成为全球“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”。宋锦、核雕、灯彩、明式家具、苏式船点、苏绣、香山帮建筑营造、缂丝、玉雕……《天工苏作》展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九项苏州传统工艺，并以12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视角，展现流传千年的传统工艺在历史长河中的流变与革新。

比如，我们都曾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学习过《核舟记》。“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，能以径寸之木，为宫室、器皿、人物，以至鸟兽、木石，罔不因势象形，各具情态。”方寸间的核雕别有洞天。对于核雕手艺人而言，当1.5毫米的刻刀刀锋撞上一枚二三十毫米的橄榄核，是一场“硬碰硬”的交锋。

又比如，很少有人知道，织造宋锦的花楼织机，竟与现代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异曲同工。而在打造明式家具的匠人心里，塑造家具的“形”固然重要，可岁月特有的气味更藏有一番意蕴。“一棵紫檀树，需要上千年才能长成，有一种独特的香气，这是时间封存在木头里的味道”。

有观众评价，《天工苏作》就像一座线上的非遗博物馆。片中，12位主人公不同年龄、不同阅历、不同领域、各攻其巧，但是手里、眼里都写着同一句话：以一生坚守一艺。

手艺与器物的美，显然是最先抓住我们注意力的第一因素。可是，沿着直观的“美”再往深处走，你会遇见更多特别的人——他们仿佛是时间的驾驭者，守着古典的心，把传统的、往昔的一切，完好无损地带到今人面前。

“你有没有闻过木屑花的味道？在所有的木头中，紫檀木的木屑最香，那是时间封存在木头里的味道。”明式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宋卫东说，他16岁开始当学徒，一开始谈不上对做家具有多喜爱，可是慢慢做多了，了解透了，自然就喜爱上了。那种感觉是“全身心地把每一件作品跟自己完全捆绑在一起”。

苏州玉雕江苏省代表性传承人蒋喜做玉雕40年的过程都很顺利，主要原因是内心喜欢这个行当。“喜欢了以后你会觉得愉悦，碰到任何困难都觉得这不是问题”。蒋喜觉得，对于非遗，有

人喜欢技法，有人喜欢美学，也有人喜欢文化。这份感情，是实现非遗传承与创新的根本要素。

非遗，既有好看的，也有好吃的。苏式船点，就属于“舌尖上的非遗”。船点，即在船上食用的点心。“临水而生”的苏州船点选料考究、制作精美、口感极佳，加上艺术造型的包装，可以算是苏州点心中的“阳春白雪”。菜品特色是：香、软、糯、滑、鲜、型。

苏帮菜制作技艺苏州市代表性传承人董嘉荣，是苏式船点的头牌，曾代表中国在国际大赛上夺得金奖。如今他每天生活的头等大事是接小孙女幼儿园上学放学。因为手抖，董嘉荣已经搁置船点手艺八年。

儿子儿媳提出要接孩子回身边住，董嘉荣很舍不得，但也无法拒绝。他决定，为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亲手做一次船点。在纪录电影中，夜深了，小孙女已经睡下，董嘉荣在灯下用颤抖的双手，努力做船点。令人泪目的是，那些船点造型都是小孙女喜欢的童话书中的意象，比如小胡萝卜、小猪佩奇等。第二日，董嘉荣与小孙女一起坐在船上，享用船点，度过属于祖孙二人的亲密时光。

《天工苏作》导演孙曾田如是阐释影片的创作初衷：“通过这些人和艺的‘厮磨纠缠’，我们将呈现当代工匠精神的核心：开放包容的视野、一丝不苟的钻研、敬天爱人的涵养、持之以恒的创新。”

达到极致之美的非遗技艺，熬的是匠人们一生的心血。如何传承和发展，无疑成了他们时时思索的难题。

苏州灯彩的历史很久，长达1500多年。灯彩，又叫“花灯”，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汉族传统民俗工艺品。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，灯彩在古代，其主要作用是照明，由纸或者绢作为灯笼的外皮，骨架通常使用竹或木条制作，中间放上蜡烛，到现代则会放灯泡。2008年，灯彩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已到古稀之年的苏州灯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筱文，为了重现“传说中的苏灯典范”——万眼罗灯，每天要切割至少500个光孔，两孔的间隙不超过一毫米。

灯彩匠人十年出师，这等既精细又熬时间的技艺，接班者难觅。“我现在77岁，到顶了，真的没有接班人，因为我们的行当比较苦，苦在什么地方呢？一个是现在做的体量越来越大，工程量越来越大；另外一个，学艺比较难，真的不是人们想象一年、两年、三年能够学成的，没有十年功夫真的是拿不下来。”汪筱文说。

蒋喜说，非遗今后的发展一定是先把自己的“根”找出来。“我为什么研究古玉呢？我在苏州玉雕厂的时候就做古玉雕刻，古玉做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会发现只是复制，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，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中国的玉文化，它的根在哪里？它的理论基础，它的审美，包括当下的一些审美，如何结合起来？在那样的基础上再去创新。”

在电影中，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说，万物生长，草木枯荣，都有自己的周期，“香山帮”已经扬名上千年，现在走到了岔路口；而两位苏州玉雕大师面向市场和面向传统，选择了不同的“登顶”道路。

还有灯彩匠人的话，富含哲思：“世界上的灯，说到底只有两种——给人家看的和给自己看的。给人家的挂在外面，亮了还要灭；给自己的放在心里，始终亮在那儿”。

孙曾田认为，手艺的力量来自手艺之外。“技也近乎道”，创作者不仅要关注手艺的“技”，更要关注“技”背后的“道”，这个“道”是工匠精神，也涵纳文化、情感和哲思，关联社会、经济和时代变迁。

□李学朴

蝉，在大自然里是很不起眼的小昆虫，但它却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，以致历代以蝉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迭出不穷。在《诗经》中，蝉称蟟，《卫风·硕人》：蟟首蛾眉；蜩，《豳风·七月》：五月鸣蜩；螗，《大雅·荡》：如蜩如螗。在《尔雅》中，有十一种叫法，分别是蜩、螗、蜩、蜻、茅蜩、螗、马蜩、蛺、寒蜩等。扬雄的《方言》中，则又多出十种称呼，分别是蛺、螗、蛺、蛺等。其他尚有蜩、蛺、蛺、蝉等。

翻检一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词》等总集便知，那些篇中偶尔一两句写蝉的作品不仅俯拾即是，就是题作《蝉赋》《咏蝉》之类专以蝉作吟咏对象的篇什也不少。在古人看来，蝉的生活习性是栖居高枝，而不衔草木筑巢；弃秽饮露，而不以粒粟为食；高标孤处，无求少欲。因此，蝉一到文人的笔下，经过先贤的思想感情的化合和点染以至人格化后，就成了高尚人格的象征。

历代咏蝉之作把蝉作为高尚人格的化身来讴歌，首先是赞其性情清洁。如，晋陆云《寒蝉赋》：“含气饮露则其清也。”晋傅玄《蝉赋》：“美兹蝉之纯洁兮，禀阴阳之微灵。”萧统《蝉赞》：“兹虫清絜，惟露是餐。”等等。可见，蝉餐风饮露，吸天地自然之精气，才在文人的笔下博得了“清洁”的美誉。其次，咏蝉之作常把蝉的不食黍稷、托身枝条的习性当作廉俭的美德称颂。《淮南子·附形训篇》：“蝉饮而不食”，蝉的这种习性就切合了古代儒家所标榜的“君子”形象。

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其志浩，故其称物芳；其行廉；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在古人的眼中，蝉性高洁，入土重生，蜕变新生，这些外观特征都符合了古人追求洁身自好，追求永生、新生的朴素愿望。三国曹植《蝉赋》：“唯夫蝉之清素兮，潜厥类乎太阴。在盛阳之仲夏兮，始游豫乎芳林。实澹泊而寡欲兮，独怡乐而长吟。声皦皦而弥厉兮，似贞士之介心。内含和而弗食兮，与众物而无求。栖高枝而仰首兮，漱朝露之清流。”晋陆机《寒蝉赋·序》中更赋予其高尚君子的五德：“夫头上有缕，则其文也；含气饮露，则其清也；黍稷不食，则其廉也；处不巢居，则其俭也；应候守时，则其信也；加以冠冕，则其容也。君子则其操，可以事君，可以立身，岂非至德之虫哉！”蝉成了孤傲脱俗、高风亮节的君子之德的最好象征。

用蝉来表达愁思的诗作也不少，朋友之间的友谊，对故乡的思念，人生苦短的感慨，以及离忧别愁，都可以借蝉来表现。陆云：“思风居以翘竦，仰伫立而哀鸣；苦夫岁聿云暮，天上其凉，感

运悲声，贫士含伤”；褚玠：“愁人兮易惊，静听兮伤情”；颜之推：“听秋蝉，蝉悲非一处”；卢思道：“听鸣蝉，此听悲无极”；李百药：“清心自饮露，哀响乍吟风”；雍陶：“高树蝉声入晚云，不唯愁我亦愁君。何时各得身无事，每到闻时似不闻。”

蝉鸣与悲愁情绪的联系，也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。据晋崔豹《古今注》：“牛亨问曰：‘蝉名齐女者何？’答曰：‘齐王后忿而死，尸变为蝉，登庭树，嗜唳而鸣。王悔恨。故世名蝉曰齐女也。’”这里记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回答牛亨提出的“蝉为什么又称齐女”这个问题，讲出的一个典故。事情当然不一定是真的，但说明这个典故产生得很早，包含着一个女性的悲情故事。这里没有明说齐王后为什么“忿”，但显然不会是因为政治的原因，最有可能是情感方面的问题。能够想象的是，齐后是因为失宠，她怨恨齐王的薄情而致病，幽郁而死。如果是这样，难能成为一个典故。她死后变成了一只蝉，在树上不断发出悲鸣，向世人倾诉她心中的痛苦。于是，蝉就有了齐女的别称，同时它的鸣声也就被赋予悲切、哀怨的含义。

蝉本是一种很普通的昆虫，但是在华夏古代先民的心目中却对之充满了好奇。关于它的生成，古人有很多神话传说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：“蝉，未脱时名复育，相传言蛺蛺所化。秀才韦翫庄在杜曲，尝冬中掘树根，见复育附于朽处，怪之。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，翫因剖一视之，腹中犹实烂木。”故人们认为蝉是由朽木化成，而汉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“蛴螬化腹蜻，腹蜻坼背出而为蝉。”

旧时的我和伙伴们，夏日里为了捕捉蝉，经常结伴去运河大堤河岸边的树林里，个个手里拿一根长长的竹竿，为了增加其长度，在竿的上端再插上一根更细小的竹枝或树枝。然后，从家里拿一把麦粒，边走边放在嘴里反复咀嚼，吐出渣皮，剩下质白发黏的“面筋”用手敷涂在竹竿上，然后躬着腰蹑行于树下，循声看准蝉伏在哪枝树枝上，慢慢地举竿上去将它的翅膀粘住，随即迅速落竿捕拿。粘时有许多技巧，一是举竿时尽量别碰出大的响声，尤其不要碰到它所在的树枝；二是举竿的方位要选择好，不要将竿子的阴影遮住它，不要使竿来回晃动，以免蝉飞逃。捉到后，伙伴们喜欢拿在手中听蝉的叫唤，但手中的叫声，显得单调和低沉多了，然后把它放进竹编的小篓子里，跨在身上，再接着捕捉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捉了二十多只蝉，受到了他们的赞许，心里真是美滋滋的！

一年年过去了，蝉总是一代代的繁衍着，从黑暗中成长，在迎接光明的时刻，生命也便到了终点。可是，它却仍然是那么我行我素地生存着，并且能够充分利用生命终结前的岁月，来展示自己的价值。

【短史记】

古诗词中的咏蝉之作